

如切如磋

数字化美术馆的社会作用

■ 鲁虹

实体美术馆是数字美术馆的基础

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物陈列博物馆一般被划分为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和特殊博物馆四大类。国内普遍称谓的美术馆应当划在艺术博物馆的范畴之内。客观地看,我国的美术馆建设存在着起步较晚、关注度低、基础薄弱、经验匮乏等问题,除个别馆曾进行过收藏与研究外,大部分的美术馆基本上只行使了展览功能,并未在真正意义上完整地履行艺术类博物馆的全部职责,可以说基本上还处在发展不均的初始阶段。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关主管部门或领导对于美术馆功能的理解有关。而这种将美术馆仅仅视为展览功用的单一化认识,又造成了国内各美术馆在经费与制度上都缺乏相应保证的现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欧的一些国家,尽管经济情况目前甚至没有中国的一些省市好,但其对于美术馆投入与运作的规范程度都要远超中国。近些年来,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加上一些懂专业和有文化使命感的人走上了领导岗位,不仅许多国外优秀美术馆的先进经验被国内一些美术馆所接受与借鉴,而且类似上述的情况也有了一定的改观。

不过,就整体而言,国内的美术馆与国际优秀的美术馆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特别是诸多美术馆由于普遍缺乏对于过往美术史的梳理,故始终还没有策划出像样的专题陈列展。虽然湖北美术馆于去年推出的“湖北美术百年文献展”开了举办国内专题陈列展的头,但因历史与各方面的原因,原作很少,更多是文献和复制品,与国外优秀美术馆举办的专题陈列展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因此,对于国内的各大美术馆来说,如何想办法与国际惯例接轨,即以学术研究为龙头,做好收藏、陈列等工作,还是一个需要下很大力气才能解决的问题。否则,接下来也不太容

易借助新兴的数码技术,将实体美术馆很好地呈现于数字美术馆之中,完成“后来居上”的目标。

尽管相对于传统的实物陈列博物馆,数字时代的美术馆具有渠道丰富化、传播多样化、浏览自主化、推广智能化等优势。可虚拟美术馆给人们所带来的视觉感受和人们从实体美术馆中获取的亲身体验之间毕竟还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何种形式的虚拟美术馆始终都无法完全取代实体美术馆的存在和体验。事实上,所谓数字美术馆的一切活动,都必然以实体美术馆为依托,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实体美术馆。这正如中国古话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实现与观众的多维交流

在现代社会,随着信息技术与数字化媒体的进一步结合,数字技术逐渐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革新了文化生产方式,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也不断改变着人们的审美方式。在此基础上,美术馆数字化的实现也成为可能和必然。

目前,我国的历史类博物馆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大致与国外同步,比如,1999年提出的“数字故宫”计划以及随后相继成功推出的“数字敦煌”“数字首博”等。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这几年对美术馆实体展览的数字化展示,常见的有网站信息发布和虚拟现实技术的运用。而美术馆通过对具体展览相关资料的上传、发布,不仅可以永久保存一切实体性的展览,还可使观众通过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手段随时随地调看各种展览与相关资料,进而使固定不动的美术馆变为了移动的美术馆。在这样的过程中,浏览者一方面能通过导览系统自如地查询与展览相关的各种信息,另一方面还能通过留言板,随时随地对作品、展览或艺术家进行评论或与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进行沟通和交流,甚

至可以直接向馆方或策展人提出观展需求和合理化建议,从而加强美术馆与公众的对话与互动。再者,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化的移动终端,公众还可以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其所处位置周围的美术馆位置分布、展馆规模、馆藏作品及在展展览等全面信息。

事实证明,相对传统的实体化展览,数字化展览显然具有更加自由化、自主化和自助化的优点。此外,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美术馆以后将分别从“知识生产”与“知识再生产”这两个角度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在这里,对于后者的重大意义,千万不可低估,因为在当下,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对信息的裂变式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形成自媒体语境的新情境中,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色都在进行改变,结果,所谓传播也从“一对多”的关系变成了“多对多”的关系。与此相关的是,美术馆的信息传播与推广也必将以双向与多向传播的新模式取代单向传播的传统模式。

除了以上介绍的之外,其实美术馆的数字化建设还可以帮助馆方教育人员以最为高效和快捷的方式,开启与美术相关的远程教育。观众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移动终端获取美术馆针对公共教育举办的导览、讲座、演出等相关活动,并形成以“受众”为核心的美育普及体系。

使研究、收藏更为便捷灵活

数字化美术馆的建立对于收藏、研究与展览也有很大的益处。首先,馆藏作品与文献资料的数字化,一方面可以实现存储空间压缩,另一方面还可以使藏品信息反复使用而不至受损,有效解决了藏品的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全球所有美术馆的文献、图片、复制品等研究资料都可以通过数字实

现系统化和量化,从而形成一个开放、互联、共享的虚拟平台,实现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的有机共享。

其次,互联网所衍生的庞大的数据分析系统,还能够通过网站访问者全方位的数字足迹分析——包括社交媒体里的发言、电子商务网站上的交易记录、移动终端应用程序的互动等等,为受众打上诸如性别、年龄、行业、收入、兴趣等身份标签,再通过用户曾经浏览、点击和停留的网页数据信息统计,智能化地分析出用户的浏览关注度、喜好度、广泛度等一系列指标,量身打造并主动推送相关的展讯、展期信息和学术前沿动态。数据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极大地推动了个性化、智能化美术馆共享平台的最终形成。

此外,从展览策划的角度来看,移动终端与3G技术的结合不仅能够帮助策展人在第一时间发布策展理念,与观众直接沟通,获取反馈;它还可以使展览方在设计布展方案时,使用三维建模的技术,在电脑中呈现未来展览的效果。比如湖北美术馆在举办“中德当代绘画艺术交流展”“再水墨——中国当代水墨展”等展览时,都充分使用了相关手段,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相关技术还可满足策展人在实体展馆无法实现的策划理想——策展人可以自由摆放虚拟展馆的任何一件藏品,并且对虚拟展厅内颜色、布局、灯光任意更换,从而达到最佳的展示效果,使得更多天马行空的策展理念得以试验,更加广泛的跨界与融合也得以实现。

数字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首先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美术馆管理者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它还需要大量的资金、设备的投入,并配备以高素质的管理和维护人才队伍。把握好数字美术馆建设这一契机,利用高科技提升自主创造能力,拓展美术馆的展示、教育、研究等功能,就能使美术馆资源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作者为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龙美术馆再开新馆 刘益谦夫妇直面争议

■ 本报记者 高素娜



第三代人(油画) 180×190厘米 1984年 何多苓、艾轩

真实地认识《功甫帖》和苏轼的书法艺术,同时也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国古典书画艺术的阅读能力,这也是龙美术馆举办这个展览的用意所在。”《功甫帖》特展门口的牌子上如此表述。而王璜生也坦言:“把大家的各种观点呈现出来,我们的意图是把辨别真伪的权力交给参观者,让大家看完后来评说。”

“对他们二人缺乏应有的尊重”

龙美术馆自浦东馆成立以来,就伴随着各种猜测和质疑。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圈内人士为刘益谦夫妇抱不平。就在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之日,北京匡时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在微信中说:“如果刘益谦、王薇是外国人,得有多少‘有识之士’拿这对夫妻的事迹教育国内的土豪们。”随后他又在评论中补充:“社会公众对他二人怀疑、质疑甚至诬蔑都有情有原。可悲的是很多艺术品市场中的人也对他们二人缺乏应有的尊重,扪心自问,他们和一大群‘土豪’对艺术品市场的繁荣所起的推动作用有多大?多少艺术家、艺术品经营者甚至媒体靠这个市场的繁荣改善了生活?”

刘益谦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收藏不是说有钱就能做好的事情,重要的是花钱的态度——你看我5000万元买苏东坡9个字,就是买一个精神标本,而且这个精神标本也要永远给大家看的。”刘益谦说,建美术馆的前提是不能带有“利”字,如果想通过美术馆获利,那是缺乏常识的相法,那可能是100年以后的事情。



无题(油画) 侯勇

央美附中六十年

■ 本报记者 徐新芳 实习记者 程澈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60周年校庆展”于3月29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的作品涵盖了几代附中师生创作的有重大影响的作品。这其中很多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如孙滋溪的《天安门前》、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等,同时展出的还有一部分校史资料,较为全面地呈现了附中从校尉胡同到隆福寺、花家地、燕郊的发展史以及教学理念的变迁。

《路漫漫》的作者之一李天祥先生感慨:“附中由开办起,一直沿着这样一种精神,就是坚持真、善、美。这一点都渗透到骨子里了,你看他们画得多好!”

央美附中现任校长马刚是79级学生,他仍然记得35年前拿着报名作品和报名表来到隆福寺美院附中的院里报名的场景。当时,身形高大、白头发、红脸膛的丁井文校长伸出大手并握了握他的胳膊;也记得入学第一天,在传达室门口,赵允安校长接过了他手中的行李,带他进入了三楼宿舍。正是在这里,他一点点学会创作,第一张作业是《室内一角》,“这是附中多少年来坚持的课程,画你熟悉的屋里的一个角落,通过观察、画速写,在画面中通过角落体现人的存在。附中的教学传统注重现实主义、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现实中的人。”

附中的97届毕业生,目前担任附中专业教学部副主任的肖进曾是

马刚的学生,她讲到附中言传身教的传统时说:“三年级时上素描课,画大头像,我把所有的细节都很清楚地画了出来。马刚老师就拿块橡皮往那一坐,开始一通擦。我很累,又继续画回来,反复折腾了好几次。后来想起这件事,我才知道马老师是让我认识虚实、主次、整体关系。”

著名画家、附中67届毕业生艾轩说:“那个时候,各种流派还没有进来,就是老老实实的学院派。当时我们班的张红年、孙为民、杨刚,画得都非常精彩。我们当时管这叫‘业务课’,业务课要是好,心里就比较踏实,目的性很强,没有别的,就是想画好了,为此彼此还会相互竞争。我们当时眼光也比较窄,但是‘窄’带来一个好处,特别刻苦、特别勤奋。现在,很扎实的作品很难看到。什么原因?就是浮躁,流派太多了,受社会上经济的影响太大了。”

附中的前任校长张为之介绍说:“在附中的阶段,并不要求学生有自己的风格,学生和老师都在不同的方面有所开拓。但如何找到自己?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要找到自己,把自己发挥到极致就是最好的。”画家孟禄丁在展览上找到了两幅自己的课堂作品,分别是18岁和20岁所画,同时他把22岁和24岁的两幅作品与之放在一起比较,“会感到释放和解放的状态,会看到艺术语言成为独立和自由主体的变化过程。”

美术馆动态

陕西美术博物馆启动“高原展”

本报讯 由陕西省美术博物馆主办的“高原·高原——第四届中国西部美术展油画年度展”作品征集活动日前在西安启动。从即日起至8月25日为作品电子版送稿时间,9月1日至20日为油画原作送稿时间,10月28日至11月28日将在该馆展出优秀作品200幅,同时举办相关学术研讨会。

本届“高原展”分为西部油画画家画西部和学术提名展两部分。为使展览成为西部艺术家展示自己的平台,参展作者均限定于现在或曾经生活和工作在西部的12个省市自治区的作者,其作品题材与形式均应彰显西部特色,表现作者对西部、对高原的感悟和理解,特别是改革开放和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发展的新面貌,即西部美术家表现西部的作品,尤其欢迎在油画本土化过程中具有语言探索性的作品。

(美周)

北大星光美术馆推出新馆首展

本报讯 (记者朱永安)4月9日,北大星光美术馆新馆盛典暨“巧夺天工”国画展在京举行。北大星光美术馆由北大星光集团创立,2013年成立以收藏为主的第一家美术馆,此次开馆的第二家美术馆将以展览陈列、学术交流、公共服务等为主要功能。北大星光集团总裁宋光成介绍,美术馆将秉承“专业、创新、开拓”的宗旨,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专注中国画艺术,积极打造权威专业的国画艺术交流平台。

此次开馆展集中展出了张渥、郑板桥、齐白石、张大千等古代和近现代大家作品,刘大为、冯远、杨晓阳、王明明等当代名家作品以及张见、王冠军等中青年优秀艺术家的作品。

北大星光集团是经财政部、教育部批准成立的综合性传媒集团,此前重点在传媒、影视领域发展,2012年成立北大星光集团文化艺术中心,拓展推介中国书画艺术。

王璜生:中国美术馆生态仍比较恶劣

目前,中国的美术馆生态仍比较恶劣。国外政府大都以减税、免税的政策来鼓励公众和机构对美术馆进行支持,而中国则是靠官方来支持。因为美术馆要向政府要钱,所以就使得很多美术馆“官气”十足,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

民营美术馆的长处是人事制度和资金来源、资金使用比较灵活,自主性较强;面临的问题是融资难,享受社会文化资源没有官方美术馆便利。我挺为民营美术馆担心的,如龙美术馆两个馆都这么大,今后要如何运营下去?是继续不断地自己掏钱,还是其他?当然他们会有一定的商业开发,包括可能会接一些重要的品牌项目,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少成本。但这其实也是很大的挑战,如何把控商业展览的度,使得既有资金的流入又能在保证自己展览高品位运行的同时有商业运作,这是很有难度的。